

明镜周刊

MINGJINGZHOUKAN

本刊策划 李曙明
编辑 何南宁
校对 周旭

新拍案

仁心

12月3日下午1点20分左右,绍兴市中心医院儿科门诊,48岁的常冠斌吃了中饭后继续上班。这时,一对30多岁的家长拿着化验单带着7岁的儿子进来。看了单子后病情,常冠斌诊断孩子得了猩红热。猩红热是一种法定传染病,根据《传染病防治法》需要在线报卡。这意味着孩子两个星期不能上学,要在家休息。孩子的妈妈马上表示反对:“那我不在这里看病了。”“不在我这看病也要上报啊,这是传染病,去上学会传染其他孩子的。”常冠斌在电脑上填着单子。

填好单子正要提交,孩子妈妈突然冲上来打常冠斌。接着,孩子爸爸也上来,掐他的脖子用拳头打。7岁男孩拉扯自己的父母,哭着劝他们不要打了,但家长没有停手。护士叫了保安,报了警。常冠斌被砸伤头部,送到急诊室缝了四针。当地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孩子的爸爸何某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据说孩子妈妈也很后悔,当晚在派出所大哭,说了有一百来次的“后悔”。

“我理解父母的心情,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但这样的行为就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常冠斌觉得,自己要对整个医生群体负责。“就这么原谅的话,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呢?”

摘编自12月5日《钱江晚报》

类似新闻,百度里大概可以搜出上万条吧,这让我想到一个荒诞的情境:我可以正襟严地宣誓,愿与所有医生同仇敌忾,声讨一切伤医行径,但如果家里的小人儿告诉我他长大了想当一名医生,我一定会巧妙掩饰内心的些许不安,微笑着回答他:“好呀,你可以当牙医,帮助人们和蛀虫作斗争。别怪我虚伪,现实如此,谁能免俗?”

说起来也是世事无常,当年我读书那会儿,父母都期望我能学医,高二我选择文科时他们那失落的眼神仿佛还在昨天。医生,曾经在好多年里都是一个特别能让家人安心的体面职业。而如今,世人仍晓得从医的好处,但要让他们给其关心的人择业建议,他们一定会说:你非要学医也行,不过将来具体专业不能随便选,有一些绝对不能选。不问可知,那些“绝对不能选”的一定是流血事件最为多见、最让从业者吃不力讨好的风口浪尖,比如儿科。

伤医是在自伤,医生从业环境恶化,全社会都要为之买单。可惜何某夫妇看不到这一点,自私狭隘让他们无视儿子同学感染猩红热的危险,身边事都可以不理,遑论儿科医护力量枯竭这等天下事。对这样的人,真是绳之以法犹有余恨。

千百年来,我们都在强调医者仁心,好像良好的医患关系仅凭医生的德行和努力就可以支撑不倒。但医生也只是普通人,我们不能一面以圣贤要求,一面以机器相待。放纵患者不仁,徒劝医生坚忍,那医患冲突就无解了。所以,我百分百支持常医生“理解但不原谅”的决定,也奉劝那些动不动就用拳头说话的患者及其家属:仁心是个好东西,你也应该有。

(本期坐堂 何南宁)

合伙经营网店的肖振庭和余顺花发现,满婷牌中华神皂畅销全国各地,二人动起了造假的歪脑筋——

假名牌换来真判决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李进全

在未取得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情况下,生产、包装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在网上累计销售1469箱、成品600盒、裸皂5.2万余块,非法经营数额300余万元。被告人肖振庭、余顺花等8人在该假冒注册商标系列案中,因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零三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日前,随着最后两名案犯崔攀厅和刘志雄入狱服刑,本案画上句号。

名牌枪手见“商机”

现如今,品牌就是价值。在山东省东平县,山东九鑫日用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肤露霜和满婷牌中华神皂,广告遍布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省级电视台,多年来一直是业内名牌产品。

名牌产品巨大的市场价值令人垂涎。合伙经营网店的肖振庭和余顺花发现满婷牌中华神皂畅销全国各地,但其正品的出货量一直跟不上市场需求,其中满是“商机”。于是,二人动起了造假的歪脑筋,决心包装生产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获取不法利益。

肖振庭和余顺花明确分工,分别负责原材料的供应和销售,利润五五分成。在未取得满婷注册商标所有人山东九鑫日用化工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委托陈以榜为其生产标有满婷注册商标的防伪标签和包装材料,委托张瑞清等人为其生产带有“中华神皂”标识、且形状外观与满婷牌中华神皂正品相仿的裸皂,从曹某处购进部分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的防伪标签,后安排崔攀厅等人人为其包装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余顺花又购进不带任何字样标识的裸皂,交由崔攀厅、刘志雄等人在裸皂上压上“中华神皂”或“满婷中华神皂”标识后再进行包装。随后,肖振庭和余顺花将包装生产的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在网上进行销售。

截至2015年5月,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累计销售1469箱,金额230余万元。2015年5月19日,制假包装点被公安机关查获,办案民警现场扣押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成品600盒,裸皂52232块。最终认定,肖振庭和余顺花非法经营数额为309万元。

从商标造假开始

为实现利用名牌发横财的美梦,具体每一个实施步骤肖振庭和余顺花都精心谋划。想卖假名牌产品,就要有能以假乱真的商标。为寻找合作伙伴,肖振庭和余顺花下了很多功夫,终于在网络上搜索到广州旭盾防伪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做防伪标签和包装材料的企业。

2014年12月的一天,肖振庭和于顺花带着满婷牌中华神皂正品的一盒样品搭上午南的列车。在广州,他们找到旭盾防伪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陈以榜。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商定由陈以榜的公司生产包装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所需的防伪标签和包装箱盒、手提袋、起泡网等材料。

为尽快投入生产销售,肖振庭和余顺花来不及进行防伪码数据及防伪标签造假,而是采取应急办法,从曹某处买了一些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的防伪标签,又上网买了5万组满婷牌中华神皂的防伪码数据,交给陈以榜用于仿制商标。

应急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假冒防伪码数据和防伪标签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肖振庭和余顺花必须继续寻找合作伙伴。他们联系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于松洋,向其提供了满婷牌中华神皂的有关资料。随后,于松洋通过QQ联系上“黑客”吝



姚雯/漫画

林林。吝林林入侵了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码网站的数据库,但没有获取到防伪码数据。他在一个黑客技术交流QQ群里找到一个自称可以破解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码网站的“黑客”喻凡,向其购买满婷牌中华神皂的防伪码数据,然后出售给于松洋。于松洋再转售陈以榜,使陈以榜可以生产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标识。据案发后统计,通过该渠道销售给陈以榜的防伪码数据共计98.5万组,吝林林、于松洋从中获利33.8万余元,而陈以榜向余顺花和肖振庭交付了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标签24.5万枚。

肖振庭和于顺花还向陈以榜提供了满婷牌中华神皂包装样品,委托陈以榜制作外包装。陈以榜做好包装箱、包装箱的印刷制版后,委托印刷厂大量生产,出售给余顺花和肖振庭包装盒12万套,包装箱2000个。陈以榜从中获利10.3万余元。

山东九鑫日用化工有限公司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曾将满婷牌中华神皂的防伪标识改为新版彩色图片的样式。即便在肖振庭和余顺花大肆生产假冒满婷牌产品期间,该公司也一直在升级防伪措施,连续推出了四代防伪标识。无奈不法分子见招拆招,造假也一次次“升级”。

假包装寻假产品

有了假冒商标,寻求货源成为肖振庭和余顺花的重点。他们带着满婷牌中华神皂正品的样品,找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的一家香皂厂,约定由该厂为二人大量生产带有中华神皂标识、且形状外观与满婷牌中华神皂正品相仿的裸皂。其后,陈以榜又向肖余二人介绍了一个姓张和一个姓李的供货商,都可以提供加工好的印有中华神皂字样的裸皂。最终,张某向肖余二人供应了1万多块,李某供应了1万多块,张某介绍来的陈某供应了3000多块。

原料购进后放置在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村租赁民房,肖余二人从贵州老家联系了5个老乡过来做产品包装。当时已临近农历春节,春节前共计包装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约300箱。

为躲避执法部门打击,2015年3月,肖余二人租下白云区环涌二横路85号的308、311仓库,将裸皂和包装材料搬至该处继续加工成品。这期间,肖余二人继续从陈以榜处大量采购防伪标签和包装箱盒等材料,同时购进大批不带任何字样标识的裸皂。

随后,余顺花购进用于给裸皂冲压字样的冲压模具两套,以及有“中华神皂”“满婷中华神皂”字样的冲压模具各两套,交由崔攀

厅、刘志雄等人对裸皂冲压上“中华神皂”或“满婷中华神皂”标识。冲压上标识的裸皂全部交给肖振庭,连同带有满婷中华神皂标识的纸箱、纸盒、手提袋、起泡网及防伪标签一起,由肖振庭雇用工人进行包装,按包装的成品数量付给包装费。

2015年5月,该包装点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总计1000余箱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中,崔攀厅经手包装了大约600箱,涉案价值90余万元;刘志雄经手包装了大约300箱,涉案价值45万余元。

非法获利落法网

产品出炉,销售又成了摆在肖振庭和余顺花面前的难题。如果大量批发给商户,必将面对工商、质检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如何才能避免被发现呢?他们想到网上销售这一手段,以为可以瞒天过海,避开有关部门的查处。

肖振庭和余顺花向于松洋销售了337箱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于松洋以50余万元的价格全部转售牟利;向彭治江销售了694箱假冒中华神皂,彭治江以120余万元的价格全部转售牟利。王海从彭治江处购进260箱假冒中华神皂,转售给张丹等人牟利,销售金额50余万元。

肖振庭和余顺花案件涉及人员众多、情

节复杂,范围涉及六省多地。为确保案件顺利查办,东平县检察院高度重视,整合人力资源,抽调精兵强将分成多个办案组,与公安干警一道奔赴在办案一线。批捕阶段,该院及时派员介入引导取证,把关定向,对符合逮捕条件的涉案人员作出逮捕决定。案件审查过程中,该院严格把关,析微察异,针对不同罪名提出相应的取证建议。

因为本案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三个罪名。办案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就取证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分别提出意见,对案件名称定性不准的进行重新商定。公安机关将吝林林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报送,该院认为吝林林非法获取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码并向他人出售,用于生产假冒的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标签,应以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起诉,后被法院采纳。

最终,肖振庭,于2016年12月23日被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余顺花,于2017年5月25日被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陈以榜,于2017年5月25日被法院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于松洋,于2017年5月25日被法院以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彭治江,于2017年5月25日被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2万元;崔攀厅,于2018年10月9日被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刘志雄,于2018年10月9日被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庭审现场

案后说法

刑法第213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5条规定,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的多名被告人,有的生产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防伪标签、包装箱等对外销售,有的购买假冒满婷牌中华神皂转售牟利,行为方式各不相同,触犯不同罪名,但有一点是相

同的,那就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损害了正规厂家利益,对社会造成危害。

近年来,这类犯罪时有发生,犯罪分子多抱有侥幸心理,企图利用网上销售相对隐蔽的特点逃避打击。本案中,办案机关严格办案,实现了罚当其罪;对其他企图以类似方式赚取不义之财者,也是有力震慑。

(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秦宏)



资料图片

媒体“负面信息”,过度解读无益

理直气和

□曙明

《法制晚报》日前宣布,该报自2019年1月1日起休刊,整体向新媒体领域进军。

一家发行量曾位居北京前三的报纸,“说没就没了”,不少人感到惋惜。在朋友圈,“纸媒的冬天”不时被提及。参与该报创办,至今仍是该报一员的著名媒体人老猫以“你出生,成长和死去,我都见到了”为题,写了回顾文章。在文章中,他坦承“我们的报纸没有了,肯定也有一

些决策上的失误”,同时认为,“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恐怕有不舍、委屈和悲伤,但确实只是千万媒体中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件”。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件”,身在其中的人这样的判断,可谓清醒。倒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每每作出过度解读。其实,不仅纸媒关门,哪位同行跳槽离开新闻圈,哪位得了抑郁症,凡是有关媒体的“负面信息”,都可能成为“媒体风光不再”的证据,不少人因此感到沮丧。

——是的,一些曾经辉煌的媒体倒闭了,人们为此惋惜。但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铁律,每一天,各

行各业撑不下去的公司多了,个把媒体关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有“死去”的,也有刚“出生”的,媒体在新旧更迭中诠释适者生存。

——是的,不时有同行跳槽离开,但这能说明新闻行业不再有吸引力吗?人才流动,社会才有活力;人才“只进不出”,在任何一行行业都不可能发生。有人从新闻圈离开的同时,更多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仗剑走天涯”的记者职业,仍有足够的诱惑力。

——是的,不时听闻同行得了抑郁症或者英年早逝。不过,并没有数据显示,和其他行业相比,媒体行业的这些问题更突出。我们对这些格外敏感,不过是因为身在此圈,得病的、逝去的是曾耳闻目睹的“熟人”。

祝福;媒体要倒闭,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同行得病或者逝去,我们纵有万般不舍也难以改变什么……作为留守者,可以怀念,可以惋惜,但感慨应适可而止,抱怨更于事无补,我们最该做的是:做好自己。

这是因为,离开的已经离开,新闻行业的现在和未来,在留守者手中;我们做得好与不好,竭尽全力还是得过且过,结果会有根本不同。

常有人回忆舆论监督的辉煌年代,以此感叹“生不逢时”。然而,舆论监督的价值从未有人否认,利国利民舆论监督仍受到各方推崇。一些媒体在新的形势下,探索舆论监督新特点、新内容、新方式,通过监督激浊扬清,做得风生水起。它们与那些沉浸在过去空发感慨者,形成鲜明对比。

也有人怀念记者的“无冕之王”年代,对当今一些人新闻行业不高的评价耿耿于怀。少数人以个别记者充当行为依据,对新闻行业作出的评价,确属以偏概全。不过,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他人“怎么想”,那么,从自己做起,通过自身“怎么做”赢得更多人认可,就是唯一选择。

和“新闻理想”相比,“从我做起”显得不那么“高大上”。但新闻理想从来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的,它体现在每一次采访、每一篇报道中。“从我做起”做得越到位,我们离实现新闻理想也就越近。

新闻圈,有人主动离开,有人无奈退出,我们无从改变。作为留守者,如果留下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选择,那么,实现新闻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好自己,坚定地走下去。